

漢陽縣志資料選編

5

汉阳县志资料选编

第五辑

目 录

	北伐军攻克阳。夏的经过.....	匡 侯(1)
	上第一次“党课”.....	张执一(15)
	本县明、清二代进士.....	(20)
	周恒顺机器厂的沿革变迁.....	选自《湖北省志资料选编》(21)
名产	“老通成”酒楼今昔谈.....	曹惠霞 章本镛(35)
名店	汉阳“野味香”.....	筱 青(42)
	“老锦春”酱园.....	王远志(47)
诗词选载	樊培元诗二首.....	选自《樊培元传》(51)
	张执一诗二首.....	选自《行踪吟草》(52)
	汉阳县土特产辑录.....	县《供销志》肖昌彦(53)
汉阳人物	吴正治.....	(67)
	张宝珍.....	(69)
	张执一.....	(73)

注：《汉阳人物》责任编辑：郑桓武 余秋远 高雨山

北伐军攻克阳、夏的经过

匡 侯

一九二六年七月所发动的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在短暂的七、八两个月的时日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湘鄂，直下武汉。笔者目击北伐战中的攻克阳、夏之战；对于迅速攻克阳、夏起着较为重要作用的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阵前起义的具体情况，亦有所知。兹分别叙述如次。

(一)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以勇猛的凌厉攻势，摧毁了自称“十三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在贺胜桥的指挥阵地后，猛追残敌，于八月三十一日，陈兵于武昌城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余家湾车站的军事会议上，分担了北渡长江攻略阳（汉阳）夏（汉口）的作战任务。此时，吴佩孚已无力对汉阳城以西的地区，设置江防。从而唐生智所统率的第八军各部，得以从容的由长江南岸的嘉鱼、金口等地渡江而北。九月一日该军第二师何键部，进驻北岸汉阳境内的新滩口，夏斗寅的鄂军第一师，进驻了汉阳的侏儒山。三日第八军的第四师刘兴部亦由金口渡江，随何键部续进，完成了对汉阳城的战略包围。

吴佩孚从贺胜桥仓惶逃回武昌，不敢亲据该城以守。但色厉内荏的喊叫“诱敌深入，屯兵坚城，将出奇兵以歼灭之。”他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汉口查家墩重组织司令部，虽然怯于野战，却妄

图死守武昌、汉阳两城，依凭龟蛇二山和武汉外围的河泊沼泽，以作困兽之计。他再次向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乞援，合据北伐军。严令他手中的两张王牌靳云鹏、高汝桐等部，星夜兼程从北方驰援武汉。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在沔阳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远在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襄樊镇守使张联陞，也兼程到汉与会。吴佩孚在会上声泪俱下，拔刀砍案，呼请与会将领“同心同德，以身许国，誓与赤化党不共戴天，决一死战，坚守武昌、汉阳两城一月，必有外援，赤党内部必有变化。”

吴佩孚这时手上掌握的兵力，虽号称四万余众，但处新败之余，士无斗志，他东拼西凑，对阳、夏的防守，作了如下的布置。

以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为阳、夏守备军总司令。高汝桐的第十四师，装备精良，头戴铜盔。阳夏市民，称为“乌龟壳兵。”其所辖第十四旅，配备于汉口自宗关以下至龙王庙襄河沿线，在汉江上搭浮桥两座构成第二道防线，如第一线溃败则与靳云鹏部并力凭河固守。该师第十五混成旅及其他各团，配备于汉阳兵工厂和龟山。高汝桐本人则设前线指挥所于龟山禹王宫，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在江防方面，以姜云鹏军之一部配合由湖南败逃下来的叶开鑫残部，为上游守备军，以武昌金口为据点，防守大军山至鹦鹉洲一线的江防；下游方面，以任应岐的第十师、马济之的武卫军，驻守谌家矶、阳逻至黄洲一线。

此时，吴佩孚对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因其系湖北沔阳县人，格外优礼有加，封官许愿以防异动。以刘部配合河南的第二师阎日仁部守

备涇旬至汉川之线，以防北伐军偷渡汉水。此外，还任命汉黄镇守使杜錫珪为水上游击队司令，担任沙洋至汉口、金口至黄洲的水上游击。在江面上还凑集舰艇十余艘，准备随时炮击在大江南北江岸活动的北伐军。吴佩孚本人还亲掌握第十三混成旅张占鳌部和河南别动部队王献臣部作为随时策应，相机狙击北伐军侧翼的兵力。虽然，吴佩孚宵城借一的煞费筹思的对防御阳，夏作了如上的部署，可是，由于北伐军于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武汉外围，基本上扰乱吴佩孚的防御计划，长江和襄河的江防尽撤，被迫龟缩武、阳两城，为困兽之斗了。

(二)

汉阳为九省通衢武汉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变革与动乱，常得风气之先。早在“五四”运动时，旅省读书的大、中学生，即在武昌组成了“汉阳旅省同学会”。该会随着“五四”运动后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传播，逐渐成为汉阳青年学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不断的通过该会的各项进步活动，涌现出如尹成章、龚培元、陈昌浩等先进人物，他们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每年暑假，他们结伴回乡，运用平民夜校、农民认字班等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二六年五月，当叶挺的独立团，深入湖南境内一举攻占了攸县的消息传到武汉时，首先是大、中

学生。群情振奋，预感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而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特种委员会，于六月在武昌秘密组成。该会的组成，是为了迎接北伐，解放武汉。它的具体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瓦解敌军和调查，绘制军事地图，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等等。因此，汉阳县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特种委员会和地下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经由该部组织部长彭鸿钧（共产党员）选派尹成章为特派员，回到汉阳县南乡，秘密进行迎接北伐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共青团武汉区委，指示回乡度暑假的陈昌浩负责永安、梦山等地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的工作，他如肖永思、陈直、吴干臣等也都各自于六月回到自己的家乡：柏林、大集、分贤等地开展活动。七月初，由于尹成章病倒在床，与省失掉联系，彭鸿钧又会同武汉区团委选派了肖秀耀为特派员回到了汉阳蔡甸。他以该镇为立足点，在蔡甸商业学校以教员张骥，王子春等为主，组成一个秘密小组，作为开展工作的领导核心。肖秀耀立即与大集的陈直、分贤的吴干臣、柏林的肖永思等建立了联系，他们从肖秀耀得到有关活动方针的指示。以上诸人，此时或系共产党员和系共青团员。八月初，肖秀耀经由陈直的引见，秘密会晤了陈直在武昌第一师范的同学龚崇香，于汉阳蔡甸附近的龚湾龚崇香系一九二二年毕业于第一师范，在校期间是董必武同志的得意门生，也是董老在一师最先培养和吸收入党的学生之一。他毕业后，曾在汉阳的黄陵矶、蔡甸镇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九二四年底，经党组织决定，进入广东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一九

二五年组建叶挺的独立团时，经周恩来同志选拔为该团连指导员。独立团攻克长沙后，龚崇香因在历次战役中，骁勇善战，已擢升为营级领导干部。他进入黄埔学习时，已改名为培元（以下称龚培元）。此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了开展敌后工作，挑选湘、鄂、豫、皖、赣五省籍的黄埔军官生，返回原籍，进行搜集军事情报，策动敌军起义和发动武装群众迎接北伐的秘密革命活动。龚培元于长沙攻克时曾主动要求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密派遣他回到汉阳从事敌后工作。因为他除了能够在汉阳县运用家族、同学、戚友等广泛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当时驻守汉阳、汉川一带的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部的第八团团长严敬，在汉阳晴川中学有先后同学之谊，还有某种瓜葛亲。他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对严敬进行策反活动，龚培元的要求使邓演达为之腾跃。因为邓与严敬系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有一定的感情。他正筹思争取严敬，苦于无人可派。因而于七月中旬，龚培元被邓演达秘委为总政治部特派员，间道潜回汉阳。自龚培元与肖秀耀会晤后，汉阳境内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的革命活动的领导核心，就转移到龚培元身上了。

龚培元于七月底，吸收了他在蔡甸商业学校和兴隆学校的学生彭香圃、闵以文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成一个小组，由彭香圃担小组长。规定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发动群众组织战勤队。他将彭香圃留在身边，充当秘书，随时担任与各方的联络交通。八月中旬，龚培元与肖秀耀、陈直等经过一番筹议后，在蔡甸镇镇国寺小

学内，秘密组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汉阳临时县党部，其组织人事如下：常委陈直（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胡智斋（左派）；宣传部长龚培元（共产党员）；工人部长张翼（同年加入共产党）；农民部长肖利山（左派，同年加入共产党）；青年部长肖秀耀（共青团员）；妇女部长姚静涵（左派，后加入共产党员）；成员王子春（一九二一初加入共产党）、范小龙（左派）、吕美堂（左派）。

汉阳县临时县党部组成后，龚培元与肖秀耀等运用这一组织机构在八月底以前，先后建立了城區、蔡甸、大集、永安、合贤、侏儒、边江等工作小组。以上各地区，由于共党孚怯于野战，将兵力龟缩于汉阳城区，均呈真空状态。因而各个工作小组，在八月中旬以后，基本上是半公开的进行发动群众，组织战勤队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八月下旬，暴雨成灾，大江堤内，均积水盈尺。龚培元忧思北伐军渡江后仅恃大军山之江堤行动，宿营、通信、给养等项，必倍感困难。他在八月底以前，曾偕同陈直、吴干臣、彭香圃等三赴大军山、新滩口等地，逐项亲自布置，发动群众制办大量干粮，据当时估计，足供二万余野战军作战三日之需。仅此一端，对于北伐军攻占汉阳之神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九月一日，唐生智的第八军第二师何键部顺利的偷渡长江天堑，进驻汉阳新滩口；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亦同时入驻汉阳境内的朱福山。消息传来，汉阳临时县党部即公开的在蔡甸镇挂出了牌子办公，将北伐军已进驻汉阳境内的军情，通报各个工作小组，要求各小组应立即

公开发动群众组织战勤队和以暑假回乡的中学生为骨干组织宣传队，在集市上展开宣传活动。因此，在汉阳城被攻克的前夕，这个汉阳农村，都响彻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嘹亮歌声。各个集镇上自朝至夕，都有成千的群众，围拢宣传小队，静听。“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讲演。在蔡甸镇、柏林庄、兴隆集的红庙、合贤集、永安堡、朱儒的马泗寨、大集场等地，都有乡农民协会筹委会诞生了。蔡甸镇还挂出“蔡甸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青年工人（主要是店员）组成了宣传小队和工人纠察队（主要是码头工人）。九月二日，当鄂军第一师的先遣部队到达蔡甸的前数小时，商会的商团士兵结合码头工人，在轮船码头布防警戒，从襄河上游驶来小驳轮一艘，他们鸣枪示警，迫令该轮靠岸，轮上载有杜锡珩的水上游击队一排，立即解除了该排的武装，将排长监押于商会内。九月三日北伐军到达蔡甸镇时，万人空巷，夹道欢呼，“打倒吴佩孚！”“热烈欢迎北伐军拯民水火！”……等等口号，声震屋瓦，响彻云霄。

（三）

龚培元在开展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活动的同时，对于他肩负的主要敌后任务，即策动刘佐龙部起义，颇费筹思。他七月中旬回到蔡甸后，侦悉严敬此时率部驻于汉川系马口，虽然他与严敬既有同学之谊又沾着亲戚关系，但交不深。能否凭三寸不烂之舌，一席之话，使他幡然悔悟归顺革命呢？龚培元一时狐疑不决。到了七月底，不仅对

刘部的策反活动毫无头绪，就是如何与“敬”接触，也未能想出办法。他的随身秘书彭香圃曾建议他写亲笔信一封，由香圃冒险面交，以试探严敬反映如何？但龚培元认为用这种方式，迂缓不济于事。如果遇到严敬的拒绝，反而会导致不好的后果。由于形势的紧迫，时间的稍纵即逝，以致困扰他寝馈难安。七月二十九日上午，龚培元突以沉郁的神情对彭香圃说：“我愧为昂藏七尺之躯，干革命却能不冒风险，却有万全之理。”是日下午二时，他携同香圃一径奔汉川马口镇，傍晚到达该镇，直接闯进严敬的公馆。相见之下，严敬睨视龚培元上下打量，愕然不语。龚培元神态自若，手抚严敬的肩头说“一别多年，薪传兄（严敬别号）发福了。”严敬惊魂稍定之后，手挽培元，香圃进入卧室，嘱咐随身弁目“这两位是我的至亲，多年不见，任何人采访，推说我偶感不适，拒见宾客。”同时他还将夫人摒退他室。严敬激动的说：你真是虎胆呵！敢于直接闯来见我。”龚培元微笑的一把拉严敬坐于卧床上，紧紧的挨着极为关切地说：“时局如此，你将何所打算？”严敬长叹一声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吴大帅手下的将领尽是大老粗，岂知用兵之道，所以一败涂地。”龚培元讥讽地说：“如果是吴大帅重用了你这保定军官生，那一定旗开得胜早定中原了，是吗？”严敬沉默不语。洒菜已摆上桌子，严敬斟一杯茅台，双手捧到龚培元面前说：“为老弟压惊洗尘。”龚培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语气凌厉的说：“既来之，则安之，何惊之有”。“此来既是图公，也是为私。薪传兄熟读史书，当知自来是顺人心者昌，逆

人心者亡。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各霸一方，相互争夺地盘，兵连祸结。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全国人民，椎心沥血，寄殷望于孙中山先生澄清中原，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上治。中山先生虽逝世，但其培养的革命势力，如日丽大。因而自本年七月出师北伐势如破竹，师行所至，人民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呼，这就充分证明了顺人心者昌。挥戈北上，底定中原，指顾之间。吴佩孚狂妄自大，外媚强权，内残人民，其败亡乃必然之势。决非如兄所见，缺乏用兵将材。此亦逆人心者必败之铁证。”龚培元议论至此，严敬已是俯首屏息的聆听着，不时发出微弱的嗟叹声。龚培元自酌茅台，痛饮三杯，乘着酒兴站立起来，边踱步边侃侃而谈：“吴佩孚此等直系军阀，既无安邦定国之志，又乏济世抚民之材。而且封建地域观念严重，山东人第一，蓬莱人更是第一（吴佩孚为山东蓬莱人），对湖北人尤为歧视排挤。近年来刘佐龙先生依附吴子玉，难道还没有受尽窝囊气吗！难道薪传兄以鼎盛大有可为之年，又富满腹韬略，甘愿为吴大帅的殉葬品吗！如果薪传兄稍存乡土之念（严敬为汉阳九尊山人），切肤乡邦父老兄弟姐妹之情，忍见故里沦于血肉横飞的战场吗！所以说，我此来既是激于公义，又是感于私情。倘得薪传兄一念之间的彻悟，翩然举起义旗，不仅功在千秋，而且德惠桑梓。识时务者为俊杰，薪传兄盍不亟起图之。”龚培元的慷慨陈词，使严敬坐立不安，立起身来自饮一杯走近培元说：“兹事体大，非同小可，须计策万全。”龚培元立即扯开衣缝，将邓演达致严敬的亲笔信塞在严敬的手中，严敬惊喜交集的

反复看了邓的来信，如同珍宝似的揣于贴身内衣之中，以为得到革命方面的可靠保证，原来思想上存在的疑虑，也就完全消失了。是夕，龚培元、彭香圃与严敬共榻而眠，策定刘佐龙部阵前起义的方略，也就定了下来。八月五日，严敬微服访晤龚培元于蔡甸镇张骥的居宅。他说：“我已奉命率全团不日开拔至汉阳城，刘部配备于梅子山麓至鹦鹉洲之线，为高汝桐以龟山为主体防线的外围。”严敬的第八团配备于梅子山麓。这个阵地是阻击北伐军夺取龟山制高点的首当其冲的关键阵地。严敬说：“四麻子（刘佐龙之亲弟，时任炮兵团长的刘鼎甲一笔者注）的炮兵团控制在邻近梅子山地区，由八团掩护。四麻子与我私交甚好，无话不谈，目前参加防务会议，我居留他家，已对他打通了关节。（据另一传说，此时已有耿丹派的代表郑重与刘鼎甲联系一笔者注）约定明晚，陪同你与他相见，你必须在他面前亮相。”（即公开国民革命总政部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六日晚，龚培元与刘鼎甲、严敬等正式谈判，重点是起义后的番号问题。龚培元认为，刘部已拥众近万，一口承诺了负责向总部建议，给予一军辖三师的番号。刘鼎甲已透露了刘佐龙已有起义的意念。（据另一传闻，耿丹此事已与刘佐龙接触一笔者注）但认为龚特派员不宜与他见面。八月十日前，严团已全部到达梅子山麓，按照他们目前商定的计划，配合炮兵团作了严密的布置。八月二十二日北伐军已占领岳州，武汉外围，进入准战状态。龚培元曾再事检查新滩口、大丰山、床礅山、黄陵矶等地迎接北伐军的工作。迟至八月三十一日，在夜色如漆中，携同彭香

— 10 —

圖，由周以文等护卫引导，绕过重重关卡阵地，到达梅子山麓的严敬团部。九月一日，龚培元由严敬、刘鼎甲陪同会晤刘佐龙，略事寒后，刘佐龙说：“就照着你们的意见办呵。一切唯龚特派员之命是从。那现在不是防南而是防北了。”此时，业已获悉，北伐军第八军二师何健部、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已于一日分别进驻汉阳的新滩口、朱庙山。三日，第二师先头部队已进抵距汉阳城十五公里之外，第四师刘兴部已由金口渡江随第二师续进；鄂军第一师已向蔡甸镇挺进，紧缩了会攻汉阳城区的包围圈。三日晚九时，刘佐龙召集了营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龚培元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莅临，经刘佐龙介绍他即席痛切陈词，他历数直系军阀曹锟、

吴佩孚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指明北伐中原，所以势如秋风扫落叶，是天下人归的必然。他说“刘将军早岁参加辛亥革命，志在拯救国家，复兴中华，若干年来委曲求全困顿贼窟，用心更苦。盖思得间以报国家，今其时矣！”。龚培元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讲话，使与会者无不动容，一致表示愿随刘师长起义反正。刘佐龙立即宣部了阵前起义的战斗部署。先是八月二十二日北伐军占领岳洲时，总政治部已接得龚培元的密报：“策动刘佐龙起义，已告成功。”邓演达据此已密令先头部队，立即通过龚培元与刘佐龙取得联系。因为，九月三日夜军事会议时，刘佐龙已经与北伐军先头部队约定：一 北伐军进抵长江之沌口、汉江之蔡甸后，即接应北伐军由其防区右翼进攻守敌的侧背，占领梅子山，进攻兵工厂。九月五日午前十时，北伐军第

二师开始进攻，刘鼎甲的炮兵团，分别在怀善堂、河船所、晴川阁、铁门关地区占领阵地，掉转炮口，以密集炮弹轰击龟山禹王宫高汝桐的指挥阵地，掩护第二师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北伐军第二师虽占领了扁担山与汉阳城脚，但汉口之敌纷纷渡河增援，龟山仍被高汝桐死死守住，居高临下，以猛烈炮火，阻滞北伐军前进，形势极为险峻。龚培元对严敬说：“夺取龟山，将决定整个战局，必须以最大的勇气付出巨大的牺牲，仰攻龟山。”严敬在他的激励下，于晚十时，偕同龚培元、彭香圃等亲赴前占阵地，身先士卒，麾军冲杀，虽三攻三挫，仍勇猛向龟山禹王堂进袭。该团张营长一腿为敌弹所穿，血流如注，经龚培元激励，不下火线，裹伤再战，极大的鼓舞了士气。此刻，刘鼎甲的炮兵团，调集全团火炮，轰击龟山，并向吴佩孚总部所在的汉口查家墩，实施超越炮击。迫使吴佩孚仓惶的率同卫队，徒步走到江岸车站，乘车北逃。这就使汉阳守敌，军心动摇，丧失顽强抵抗意志。深夜又得北伐军第二师的增援，于六日拂晓，攻下龟山禹王宫，起义的红旗，迎着初秋的金风，招展于龟山之颠。下午三时，第二师在刘佐龙部配合下，续占兵工厂，第四师在夹道欢呼中，开进汉阳城。

汉阳城攻克后，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命刘佐龙部之一部，防守汉阳和龟山，并担任沿江警戒。六日晚，以第二师为主力，配合刘佐龙部之一部，奋勇的强渡汉水，在夺取宗关、集稼咀、打扣巷等三个滩头阵地，曾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河水为赤。子夜一时，终将新云鹄的守备部队击溃，直趋汉口市區，七日凌晨汉口市宣告全部攻克。残敌

向黄陂、孝感溃逃。此时，侦知吴佩孚逃据孝感，仍图纠合残部，阻滞北伐军沿京汉线北进，以待援兵。八日唐生智由汉阳移驻汉口查家墩，亟令第四师刘兴部沿京汉铁路，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由蔡甸上游渡过襄河，进占新沟，两军以钳形攻势向孝感追击。吴佩孚喘息未定于九日夜，由孝感逃遁广水。十日唐生智的第八军的第三、四两师和夏斗寅部并力攻克孝感。吴佩孚被迫放弃在鄂境挣扎的幻梦，逃往河南信阳，北伐军乘胜日夜兼程追击，在车^々店附近，高汝桐与靳^々云弘等又纠合残部，以铁甲车冲锋为掩护，顽强反击，于十四日正午，与北伐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终被击溃。北伐军稍事休整后，于十六日袭占鄂豫边境要隘武胜关。至此，北伐军攻略阳夏之战，始告胜利结束。

在北伐军攻略阳夏战役中，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隆坡什尼柯夫，对刘佐龙的阵前起义，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汉阳、汉口之能够极为迅速的摧毁了吴佩孚的坚固的防御体系，刘佐龙阵前起义，是重要因素之一。策动刘佐龙阵前起义的龚培元和他的随身秘书彭香圃，也曾在起义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于龟山之颠时各赋诗一首，为严敬、刘鼎甲纪功。

苍烟晓望汉阳城，败并颓垣劫后生。

带砺河山添锦绣，壮图又举耀红旗。

十年已觉英雄梦，一战功成青史名。

北望中原肝胆裂，厉兵秣马请长缨。（龚培元）

南国惊雷动地鸣，楚天风雨撼江城。

将军一怒龟山定，三尸亡秦信有征。（彭香圃）

上第一次“党课”

张执一

一九二六年秋季，北伐军刚到武汉，不少大闹人和在武汉读书的学生纷纷回到我们乡下来避乱。我当时刚过十五岁，还在私塾念书。老师是个名士，一笔字写得不错，文笔文可以，曾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做过幕僚，不拘小节，自高自大，很少瞧得起什么人，自说曾参加过同盟会。我在这样的气氛下，不能不受他一些影响，我头脑里装满了“子曰”、“诗云”，学名士狂谓，常常以“恢弘圣教”为己任。以我当时这样一副守旧的脑子，一潭死水，居然也被国民革命的洪流所掀起而开始沸腾起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北伐战争。想到这里，使我联想起当时那些从武汉回到农村来的“洋学生”，对我所作的“启蒙”工作。在那时，我们这批乡村旧知识青年很乐意地同他们接近，旧的思想很快就被这些“新思想”所攻破，很甘心当了他们的“俘虏”。由于他们一知半解的介绍，我们这些乡村旧知识青年才知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共产主义，打倒列强，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新名词。我们当时对这些新名词真是如饥似渴地接受，日以继夜地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集镇和大小村庄，去找到些乡村知识青年的家，相互串联，共同推举了几个“头面人物”到汉阳县城找“国民党”